



正向思惟 2 鼓勵，讓一切更美好

我實在沒有想到，當時一個簡單的握手、鼓勵，竟然可以幫助一個人重新站起來。原來，鼓勵的話，真的可以讓人間變得更美好。

我是在澎湖出生長大的。據說，媽媽懷我的時候，每天晚上吃飽飯後都會和爸爸手牽手去海邊散步聊天。有一天晚上，媽媽走著走著就開始陣痛了，爸爸連忙去找助產士過來，晚上十點我就出生了。我長大以後很喜歡海，常常一個人坐在海邊，望著遠方的藍天白雲做白日夢，心想：「能夠飛翔在天空中有多好呀。」媽媽常笑我：「妳差點就生在海邊了，難怪那麼喜歡海。」

成為航空護理師 實現飛上藍天的夢想

一九七〇年，我從國防醫學院護理系畢業，授中尉官階，抽到空軍後隨即調往台南空軍醫院做了一年多的內外科病房小護理師。空軍，讓我飛上藍天的夢想變得實際起來。依照規定，臨床工作需滿一年才能徵調航空護理的工作。在台南服務一年以後，航空護理師剛好有缺，我馬上被調任並在岡山接受九週的航空護理訓練，成為屏東第六聯隊傷患後送分隊的航空護理官，也就是航空護理師（Flight Nurse）。

當時，空軍使用軍機C-119（綽號「老母雞」）作為傷患專機，專門運送各地的受傷官兵到本島的醫院進行治療。航空護理師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機上照顧病人。當後送專機執勤時，機上例行會有一名航空護理官及航空醫務士官，遇有特殊狀況時航空醫官可以同行。因為C-119受限於螺旋槳發動機而不能在艙內加壓，一旦飛行到高空的時候，減壓將導致人體內氣體膨脹，會有傷口裂開的危險。如果遇到患有心血管疾病、氣胸、氣喘、胃穿孔、骨折或近日內曾行腹腔手術的患者，上飛機甚至有風險。所以需要後送的傷患

在上飛機前，都要先由航空護理官鑑定傷病等級以評估是否適合飛行。如果需要加強醫護照顧或需裝置特殊設備的病人，在當時不能立即加以空中後送，必須等傷勢或病情穩定才可以搭飛機。不過，如果空中醫院有加護病房設備，這些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不論是本島後送（台北、台中、台南、屏東）或是外島後送（金門、馬祖、澎湖），通常四十至六十分鐘就到了。所以航空護理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讓病人舒服、安全到達醫院，工作並不複雜，大部分是靜脈注射、量血壓、安排床位、吃藥、翻身、為傷口換藥等工作。遇有緊急情況，才會聯絡醫院派救護車到停機坪待命。因為這個工作環境與獨立作業性質，我在航護時期訓練得很紮實，即使飛機上聲音吵雜，我不用聽診器、只以手按著脈搏所測出來的血壓數據，和用精密血壓計上所顯示的數據比較，常常都是相同的，正確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九，所以血壓計正不正確，問我最清楚。

鼓勵重傷阿兵哥 體會「缺角杯子也很美」

在我的航護生涯裡，有一件事讓人印象非常深刻。當時，我隨著傷患專

機到了金門，住在花崗石醫院的宿舍。雖然這是陸軍醫院，不過我知道醫院人力非常缺乏，有空時還是會過去幫忙做些打針、發藥及協助治療的工作。有一天，在宿舍裡聽到醫院廣播開刀房缺護理師，我趕快往開刀房衝過去。沒想到，我一路往開刀房跑的時候，就看到走廊有一條很明顯的血跡。邊跑邊想：「急救常識也太差了吧，竟然讓病患一邊流血一邊被推往開刀房！」

我衝進開刀房，看到一名阿兵哥正躺在手術台上痛苦呻吟，腿上血流如注。原來，那名阿兵哥被砲彈打傷大腿，看來是要截肢了。因為當時尙義醫院（現改爲花崗石醫院）無法進行大手術，需要緊急後送到三軍總醫院。在醫師做了初步的止血、消毒等處理後，接著就是我要準備緊急後送。在飛機上時，阿兵哥難過地握著我的手，我說：「你不要難過，雖然你失去了一條腿，但是你的眼睛、你的手都是完好的。就好像一個杯子缺了一角一樣，將杯緣轉過身，不要去看那失去的一角，還是個很好用、很漂亮的杯子呀。」後來，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得知，原來證嚴上人也會經以這句話來鼓勵人，想想，我與慈濟真的很有緣分。

大約兩、三年以後，這名阿兵哥透過空軍總部轉來一封信向我道謝，他



裝了義肢後已經重新站起來，而且遇到生命中的另一半，如今開了一家小店過著幸福的日子。我實在沒有想到，當時一個簡單的握手、鼓勵，竟然可以幫助一個人重新站起來。原來，鼓勵的話，真的可以讓人間變得更美好。後來，我常常鼓勵基層護理師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工作，我們一句溫柔的話，可以帶給病人很大的安慰。相反的，一句不尊重的話也可能傷到病人。我們就像是一顆小螺絲釘一樣，雖然看起來很不起眼，但是卻很重要。

父母反對嫁給飛行員 意外開啓美國進修新頁

那時候，正是我最意氣風發的時期。因為航空護理官招募的都是未婚、年輕、漂亮的女生，而且規定只能做一年，次年空軍會再調用另外一批航空護理官，因為需求不多，全省一年就五位而已，所以薪水也很高。我一九七〇年大學畢業，薪水是一千兩百元，一年後擔任航空護理師，薪水是六千六百元，比畢業第一年飛行員的六千元薪水還高，加上，每來回跑一次金馬戰地，就有四分戰分的積分，如果累積到一百分戰分的話，就可以立功結婚，軍方也會優先配給一棟房子和五萬元的獎金補助。所以，我自覺身價很高，

也很神氣。

那時，男朋友也是個飛行員，長得高帥、又很體貼、還會做家事。兩人感情穩定，打算結婚，但是我的父母反對。因為當年飛機失事機率高，尤其是戰鬥機。他們認為飛行員是「玻璃丈夫」，希望女兒嫁給一個職業比較穩定的對象。那一年，我已滿二十五歲，班上的同學二十二、三歲就結婚了，情急之下說了句：「我都快二十六歲了，你們還不讓我嫁？」在那個時代，我已經算是晚婚的了，如果我還沒嫁的話，妹妹也不能比我先嫁。剛好，我有個機會可以去美國研習航空護理，父母逮到這個機會，安撫我說：「妳先出國去進修，如果在出國期間沒有碰到更合適的對象，回國之後兩人仍想結婚的話，我們就不再反對。」

雖然我一直是個學習心很旺盛的人，可是當時的我是比較想結婚的，對於美國之行不是很有興趣。不過，從小就不太敢違背父母的意見，心想出國進修只有四個月而已，最後還是乖乖地上了飛機。而這短短的四個月，竟然讓我眼界大開，驚喜連連。



右 / 媽媽抱著在澎湖出生的我。

下 / 我的航空護理生涯（右一），背景為C119班機。

